



苍茫西藏

这是一个众神与凡人共同生存的世界
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在此间达到了一种美妙的和谐

子文 著



苍茫西藏

子文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苍茫西藏 / 子文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08-4306-1

I. 苍… II. 子… III. 西藏—概况 IV. K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478 号

书 名: 苍茫西藏
作 者: 子文
责任编辑: 傅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13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我在西藏和曾在西藏工作过的朋友们！

三版序

前几日，在京与几个朋友小酌，席间有简宁。我在西藏生活时，曾结识一些内地来藏短暂逗留的诗人、作家和文学编辑，其中多次听到简宁的大名。与简宁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次我途经成都，记不得是在魏志远处还是在冉云飞处，认识了简宁，由西藏军旅诗人蔡椿芳（于斯）介绍。

这次在京与简宁相见是诗人石一龙介绍。简宁还是老样子，善评论，喝酒勇气不减当年。

他说，在网上看到我的一些有关西藏的作品，尤其是《苍茫西藏》还有可读性，问我是否可以再版，我欣然答应。

说来惭愧，离开西藏，回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很少接触文学作品，也很少动笔写作，多与公文打交道，现在为自己的书再写个序，下笔也是苍白无力，生涩浅薄。

而且与以前西藏的朋友们来往也少了许多。前不久的一个周末，马原约我去海南小聚，但是一要请假，二来时间匆忙，未能应允。后来得知许多以前在西藏相处的朋友，纷纷赴马原之约，期间从海口打来电话，听到那些久违的声音，心中不免黯然。我们都曾共有一个生活的环境，共有一个属于我们那个时期的“西藏”。

都说人的命运可由自己把握，但芸芸众生，真正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又有几人？我热爱西藏，习惯了那里的高海拔环境，习惯了那里现实与神话共存的生活气息和氛围。但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那里，回到令人几乎窒息的、让人时时烦躁不安的、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中。我时常在深夜醒来，在黑夜中睁开我惺忪的眼睛，怅然所失。难道这就是宿命？我想，如果命运允许，如果我有一些胆气，我真想抛开一切，再次回到西藏，哪怕工作、生活到最后，最终融化在西藏苍茫的高原之中。

我在西藏当过多年记者，写过一些有关西藏的文字，有小说、有评论、有散文。当然，职业的原因，写得最多的还是新闻和纪实类作品。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遥远的阿里，阿里在西藏西部，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回到拉萨，我在写到阿里的文章里用了宋代词人俞国宝

的两句诗，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的，但却用心记住了。“归来不负西游眼，曾识人间未见花。”那是一种心情愉悦的写照，和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当时我不知道这首诗的后两句，翻看了我书架上的《宋词三百首》、《宋诗选》，问了许多人，还咨询了一些对古典文学有研究的人，都没能找到。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里，找另外两句诗成了我的心病。每当我进书店，都要去翻全宋词、全宋诗。后来，偶然一次上网检索资料时，在中华古诗文网上看到俞国宝两首写“山茶花”的诗。下面是这首四句诗：

玉洁冰寒是一家，
地偏对此惊山花，
归来不负西游眼，
曾识人间未见花。

大概就是因为到过西藏很多偏远而人迹罕至的地方，才对这首本是寻常的小诗有如此深刻的印象。离开西藏多年，我是有一点“曾识人间未见花”的自得，有一种别人未曾有过如此经历的满足。说实在的，在我所写的不多的文字中，我自己还是很看重《苍茫西藏》的。这部书的内容记录了我在西藏当记者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表达了我对西藏浓厚的感情，给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西藏。

感谢简宁，此书再版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2008年8月1日于北京宣武门57号

二 版 序

《苍茫西藏》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买不到了。由于出版此书的出版社人员调整，再版的希望落空。

作家赵瑜曾对此书评价道：“关于西藏的书已出得很多了，但深刻的不多，从文化角度写西藏是马丽华，从人文角度写西藏应是子文。”引用此话，有自吹之嫌，或许也是他当我面的恭维话。我在西藏生活工作已二十多年，尤其是在西藏当记者，东南西北四处乱窜，由于职务关系有深刻了解西藏的便利，所见所闻自以为要比仅到西藏走马观花一游的人多一些。我对此书还是有一些自信，至于文笔如何，耐不耐看，当由读者诸君自己判断。

2000年10月我重返西藏工作，两年间跑了不少地方。又去了一趟阿里，还多次去藏北高原和山南、日喀则、林芝等地。2001年年底，我去横断山区采访，从藏北到昌都，再到四川的甘孜、云南的迪庆，后经世界上最险的滇藏公路返回昌都，行车五千多公里，川滇藏三江流域跑了一遍。虽然这些地方的大部分我在很多年前都去过，但还想再去三岩看看，将过去的三岩和现在的三岩单写一本书。但听昌都领导介绍，三岩已修通了公路，并进行了扶贫移民，当年我去过的最贫困的木协、雄松两地的许多村民，正向西藏气候和经济条件最好的林芝地区移民。时间就是这么巧，我驱车由西向东去昌都时，他们正坐在数十辆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大汽车上，尘烟滚滚地由东向西，翻越一座座高山，去林芝的尼洋河畔安家。于是我放弃了去三岩。我书中所写到的许多地方、许多的人和事，都已时过境迁。狮泉河镇杂乱的桥头集市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玻璃锃亮的楼房，那个当过乡长的流浪汉已故去多年；古格遗址的旺堆老汉亦故去，新的看守人除了守门，还自己临古格的壁画，画“唐卡”，卖给游人；去桑耶寺无须坐船，公路已修到寺门口，而且正在铺柏油路。以前的很多感觉难以再找回，真正是人生如梦，往事随风。

如第一版后记所云：此书一些章节最早写于1987年，十年后在山西整理成书。我的思维、我的习惯、我的感情，都已融入西藏，乃至我的身躯已成为青藏高原延伸的一部分。经不住西藏魅力的诱惑，我在山西工作

了五年之后，又再次奉调并心甘情愿地进藏。一些朋友索要《苍茫西藏》，我却拿不出来，心中不免怅怅。真的，这本书凝聚了我的心血，我打心底希望有家出版社能予再版。

去年，上海文汇出版社的朱耀华来京组稿，恰好我也在北京，作家皮皮将此书介绍给他。朱耀华亲赴寒舍与我晤谈，不久，他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文汇社同意再版，并嘱我再修改一遍。

怎么改呢？换个书名？内容打乱重新写过？或是将我重返西藏这两年的所见所闻再加一些进去？我想了一下，除做一些技术上的修订外，还是保留原汁原味吧。

2003年1月28日于北京

一版序

我思绪纷飞的西藏……

黄昏临近，乌云漫涌，我骑一匹没有鞍的光背马出了山。山坡下面，已看得见蜿蜒的公路。回首望去，山口飘舞起漫天的雪花，西藏东部大山深处的小村子，从此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是1985年的夏季。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手背上冰凉的感觉。

这些年来，我在西藏当记者，业余也写点小说什么的，大山江河之间走东窜西，足迹几乎踏遍西藏。在拉萨我那间宽敞的居室里，东面墙上有一幅百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上面圈圈点点许多铅笔的痕迹就是我走过的地方。空闲下来，凝视地图，在瞬间我随纷飞的思绪又进入某个铅笔勾画的圈里。时间随之消失了始终，生命随之再一次短暂地轮回。细密的沙砾在我脚下铺展，柳林间鸟雀鸣叫，似曾相识的村民向我招手：嗨，回来了！

西藏是个泛神的地区，从更高的空中俯视西藏高原，才能感受到这片山地的宽阔。坐在飞机上，从舷窗向外看，云海中突兀一座座白色的雪山。那种感受如同站在巨幅西藏地图前，一瞬间感到自己的巨大和富有。邈邈乎，浩浩乎，天地尽在眼底，豪气进出胸中：吾即神也！

久而久之，我理解了高原居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在高原任何严酷环境中的那种优哉闲哉的乐天性格。

但是我一旦走进高原，立即便被那高大无比、连绵的山峦包围。无尽的群山时刻伴随着我，仰视蓝天下的雪山，不能不相信它那超凡的、使人无法企及的神性。于是眼看四处的信徒络绎不绝地赶到某座神山朝圣，也不足为奇了。这在西藏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没有对神山圣湖的崇拜，反而不成其为西藏。我想这恐怕也是许多文化人向往西藏一游的原因。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内陆和沿海地区，大自然的人为色彩和拥挤的人群，反衬出西藏高原的壮丽和纯净。

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使西藏在环抱的群山中保持一种“原生态”。它那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和生活形态延续至今而少有变化。在西藏山区一些农人家里，无论酥油桶、火塘、墙上的牛皮绳，或者农人身上羊毛编织的氆氇袍子，千年前如此模样，千年后亦如此。在特定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下，工具、服饰、民居大多凝固在一种模式。这种凝固使时间在这里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大山江河的永恒性和不可战胜，使人短暂的生命无足轻重，因为轮回的来世，如黎明的太阳令人向往。西藏有无数的节日，人们在林间草地河畔尽情地喝酒唱歌跳舞，已成为西藏独特的人文景观。

这种凝固，使懒惰的奥勃洛摩夫在西藏比比皆是，我在西藏优哉闲哉的日子里也变得懒惰起来。在拉萨，坐在阳光灿烂的窗前，抽着烟，翻看报纸杂志或是随便一本书，悠然之中，思绪飞出窗外。西藏创造出一种艺术化了的懒惰，短暂的生命在永恒之间达到了一种最美妙的和谐。经文印在布上，让风掀动，代替信徒去念枯燥的经文，于是，飘扬的经幡，呼唤过往的神祇，转动的经轮替信徒念诵经文，喃喃地念上一句六字真经，便可与佛界、与神祇沟通灵性，沟通一百年、一万年甚至更长的过去与未来。心中求佛，又何在乎形式？西藏人对信仰的执著，展示的是人类顽强的精神。于是，人的勤奋和努力令人惊叹地在这里达到一种极致，无论冬秋还是春夏，朝圣的信徒行走在浩瀚的大山之间，走啊，走啊，匍匐下去再爬起来，向圣地拉萨叩进，一月、一年，时间长短都无所谓，只要指尖能触摸到大昭寺门前那光洁的长石。因为他们坚信，这种虔诚的方式，可以得到来世的幸福。

职业的原因，我时常乘坐波音飞机从西藏直抵北京。都市的喧哗躁乱使我这个来自高原的“牧民”变得迟钝起来。每当乘车经林荫道进入街区，高楼林立，车流如水，纷飞的思绪立刻又掠回到宽阔的草原。眼前总是闪烁苍黄而少有植被的山峦、闪亮的湖泊，湛蓝的天空下是清亮的河汊和绿色的草场，挟着沙砾的风扫过坚硬的公路，一大群牛羊在路边的草地奔跑。

我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两个世界。

前不久，我还在北京，数日后，我便驱车在风雪弥漫的藏北大草原，走进牧人的帐篷，喝着热滚滚的酥油茶。都市生活如同海市蜃楼般清晰地成为印象。1985年从藏东回到拉萨，坐在三星级假日酒店豪华的咖啡厅听轻柔的音乐，似乎一个月前的经历还在梦中。那个西藏东部小山村刚刚结束父系社会形态，可以说是新中国的革命使其跨越了几个世纪。人

类社会的变迁，几百年的经历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而我有幸在短短的几天中获得这种经历，我有幸在当今中国的两极生活。这种反差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西藏，使我对时间观念淡漠，生命似乎也在此凝固。虽不时有宏伟的构想，想在任何方面发展成为专家，但光阴荏苒，年华流逝，我惭愧人生依然如旧。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说《日出日落》，写“我”是一个走遍世界的登山家，但唯一未征服的就是珠穆朗玛峰。“我”在珠峰山脚下找到一个向导，请他带路登珠峰，他却以为，跨过那座最高峰，就同日出日落般再容易、再自然不过的了。他可以随意放牧牛羊走上顶峰，愿意的话，还可以从山的这边越到山那边的异国小镇，替情人买块丝织的头巾。

在西藏，我已获得这种精神，任何大山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我愿意，想要过去，那总是能过去的，直到现在，我还这么想。

1992年10月于拉萨

（此文初发表于1992年10月《文艺报》，在此权作自序）

目 录

三版序

二版序

一版序

第一部 三岩揭秘

第一章 冒雨进三岩 1

第二章 三岩现在还有四十七个帕族 11

第三章 博学的跌尔帕族首领阿达谈起历史
到那哥帕族仁巴家做客 15

第四章 喋血冤家年年有,偷盗抢劫是三岩男子汉的
美德,决斗颇有骑士风度 23

第五章 在三岩的几则日记 29

第六章 三岩妇女的命运如何,看她生不生儿子,
或者为家庭主妇,或者永为奴婢 37

第七章 打开三岩人的心灵之门 40

第八章 世代冤家今日了,夏牙帕族女儿
嫁给了马洛帕族的儿子 45

第九章 原始的物物交换,虽有了铁器,但还习惯
用木犁木锄,出山时,看见公路修进三岩去 48

第二部 在藏东深山幽谷之间

- 第一章 扎巴江措一声轻叹,于是有了察雅这个地方 51
- 第二章 去瓦寨路上,在格萨尔王当年掷死巨鹰的地方 54
- 第三章 认识了一位当过喇嘛的看林人 58
- 第四章 比如村的村民多数是唐卡画师 61
- 第五章 深山幽谷嘎玛寺 68

第三部 极目藏北草原

- 第一章 比如部落最后的头人 75
- 第二章 骷髅头砌墙的达木天葬台 79
- 第三章 在纳木湖的几次经历 87

第四部 遥远的阿里

- 第一章 车过茫茫无人区 97
- 第二章 戈壁滩上的狮泉河镇 102
- 第三章 在达穷拉山当了三天牧民 108
- 第四章 穿过扎达峡谷 115
- 第五章 探访千年历史的托林寺 118
- 第六章 荒漠土林中的古格王国遗址 125
- 第七章 神山圣湖:一片净土的魅力 134
- 第八章 边城普兰 141
- 第九章 科嘉,阿里的江南 148

第五部 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

- 第一章 船工和渔民 155
- 第二章 西藏高原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 161
- 第三章 藏族的发祥地和藏王墓 167
- 第四章 屠夫和民间戏子 174

第六部 喜马拉雅山地掠影

- 第一章 樟木三日 181
- 第二章 去日喀则路上 188
- 第三章 在扎什伦布寺瞻仰十世班禅大师的法体 193
- 第四章 萨迦古寺采风 202
- 第五章 峡谷中的亚东 208
- 第六章 江孜英雄城堡下 213
- 第七章 南伊珞巴族大女巫的杀鸡看肝占卜仪式 223

第七部 圣地拉萨

- 第一章 难忘八廓街 229
- 第二章 布达拉宫的过去与今天 238
- 第三章 拉萨四周的古迹：帕拉罗布和万佛崖，色拉寺里的宝贝黑石头，身上哪儿不舒服，压一下就会好 250
- 第四章 吞米·桑布扎创造藏文字的圣地帕崩卡；站在高僧修行密地察耶巴的山口，可以远眺拉萨河 258

后记

第一部 三岩揭秘

—— 一个刚走出原始父系社会的神秘之地

第一章 冒雨进三岩

许多年以后，当我翻看当年进三岩时写下的一些笔记，那时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我在本子里记下了这么一段话：如果说人类社会呈梯形状发展，那么，西藏则是现今世界上少有留存下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化石”，是我们这个星球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从现代电子信息的文明程度到数千年前的自然生存的“原生状态”，都可以在西藏现实地观察到。

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我到昌都时，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西藏最彪悍的人是康巴，而康巴人中最彪悍的则是三岩人。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藏区，通常被称为“康区”，东部藏人因而被称为“康巴”。在拉萨时我就常见到康巴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宽袍大袖，头缠红穗或黑穗，外表格外英武。我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东征，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整个波斯。公元前 326 年，他又挥鞭直指印度，铁骑越过了印度河，大败波罗斯携带着群象的军队。数次征战，马其顿的军队抵达印度最富饶的恒河地区，这时，热带的潮湿闷热、毒蛇蚊虫，使远离家乡的马其顿战士吃尽苦头。怨声载道的士兵拒绝东进，此时亚历山大的斗志亦锐减。当初，他征服了埃及，欲往西去，却是



漫无边际的沙漠，往南，又是浩瀚的大海；东征印度，一路所向披靡，却见喜马拉雅山脉高耸云端，横在他这位不可一世的国王面前。伟大的亚历山大竟以为足迹已达全世界，征服了人类居住的所有地区，他寂寞地抚鞭叹道：世界怎么就如此之小呢？马其顿大军西撤时，在印度的北部山区留下了一支纯种的雅利安人。这支雅利安人后来分为三部分，大部分留在了恒河平原，其中一部分北上，在克什米尔定居，现在那里米纳罗部落的人，还保留着马其顿人古老的生活习俗；还有一部分雅利安人随着季节，沿喜马拉雅山远徙，在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定居下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康巴人。据说，二战时期，以亚历山大再世自居的希特勒，野心勃勃想征服全世界，但德国人口毕竟有限。这个战争狂人竟想出绝招，派遣党卫军专程到喜马拉雅山区，寻找纯种的雅利安人后裔，准备从克什米尔山区的米纳罗人和西藏康区的藏人中选择部分英俊魁梧的男子，带到德国，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女子交配，培养最优秀的雅利安人种，以满足法西斯德国统治全世界的需要。

昌都是康巴人生活区域的中心，我到昌都采访，才知道还有三岩这个地方。刚到贡觉县那个晚上，县委书记寸心灵到我住的县招待所来，他说，你想去个现在生活状况最贫困的地方，在贡觉县就数三岩最贫困。寸心灵带来一些材料让我随便翻翻。

深夜，招待所停了电，我就着烛光翻看他带来的一沓材料，其中一张已经发黄的纸吸引了我，上面写道：

1960年9月三岩宗与贡觉合并为贡觉县，三岩划为罗麦、雄松、木协三个区，有41个自然村，3个牛场，大小寺庙26个，2068个喇嘛，全部人口11288人。三岩是封闭性的特殊地区，东与四川康藏地区隔金沙江相望，西面连绵的高山峻岭与贡觉相隔，这里的社会尚带有原始性的父系血缘家庭集团遗迹，藏话叫“帕族”。

《贡觉县关于三岩情况调查的汇报 1960.11》

当夜我去县里找人，在县档案室翻遍了贡觉县保存的历史材料，有关三岩历史的情况片纸未得。

去三岩，去解开那里的“帕族”之谜！

那天晚上，我很激动，就像美国记者发现了秘鲁腹地的印加城堡，昏昏然中，一群手执火把的人把我劫持而去，他们脸上涂着油烟，头上插着

长羽。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山冈，我看见了穿着皮衣的蓝鸟，看见了海地圣多明哥那个令人尊敬的酋长，他们发出无法形容的怪笑，我伸开双手，身后是一株巨大的榕树，一堆大火炎热烤人，我说：蓝鸟，我不能跟你到密林中去，不能。

太阳从窗外透进一道晨光，天亮了。

吃过早饭，我们忙着打点行装，有鸭绒睡袋、录音机、照相机、压缩干粮、午餐肉罐头、手电筒，还有稿纸。离开县委大院，11点40分，这时发生了地震，一阵巨大的冲击力从脚下颤动着滚过，电杆和房屋都在摇晃，人们尖叫着从各个房间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叫喊她的儿子，向后院跑去。那一天，县里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裂了缝。待大自然的威力平息，我们向三岩进发。

在百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上，由贡觉县向东南，有一个叫拉妥的地方。拉妥在贡觉很有名，这倒不是拉妥是个什么有名的村落或寺庙，实际上拉妥是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拉妥有名是因为这里是贡觉与三岩的分界之处。

我们在拉妥搭乘了一辆不带车厢的拖拉机，几个人挤在拖拉机驾驶室，在简便的公路上行驶了十来公里。从拖拉机上下来，几个人脑袋上或多或少都有几个被撞出的包。我常年在西藏做记者，东奔西走，大小汽车都坐过，也坐过马车。但唯独到三岩那次乘坐拖拉机，颠簸在坑坑洼洼土道上的滋味永生难忘。

和我们一块儿进三岩的是县组织部长索朗贡布，他做我们的翻译。索朗贡布腰间扎了一皮带，挂着包了红绸的五九式手枪，皮带上有一圈亮晶晶的子弹。从拉妥到三岩最近的木协乡，要穿越森林茂密的扎钦峡谷，峡谷间还在修一条简便公路，仅通了十来公里。索朗贡布带我们在拉妥路口一顶牛毛帐篷里喝酥油茶，而后，他走出帐篷，很神气地一挥手，拦下了一辆从县里来拉妥的拖拉机。看来这一带人都认识他，恭敬地和索朗贡布打招呼。索朗贡布不由分辩地让拖拉机手卸下拖拉机后面的车厢，送我们几个进山。他得意地对我说：“这下我们要少走十来公里哩。”

简易公路到头了，面前一条马道蜿蜒伸进峡谷。公路边有一顶帐篷，里面住着一户牧民，不远的草地上有十几头牦牛，还有几匹马。看来这户牧民生活清贫，因为他们待客用的是清茶。帐篷里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索朗贡布自在地盘腿坐在地上，他和看来是夫妇的一男一女两个牧民说着话。

我固执地要往前赶路，同行的电台记者张云华、《西藏日报》记者刘